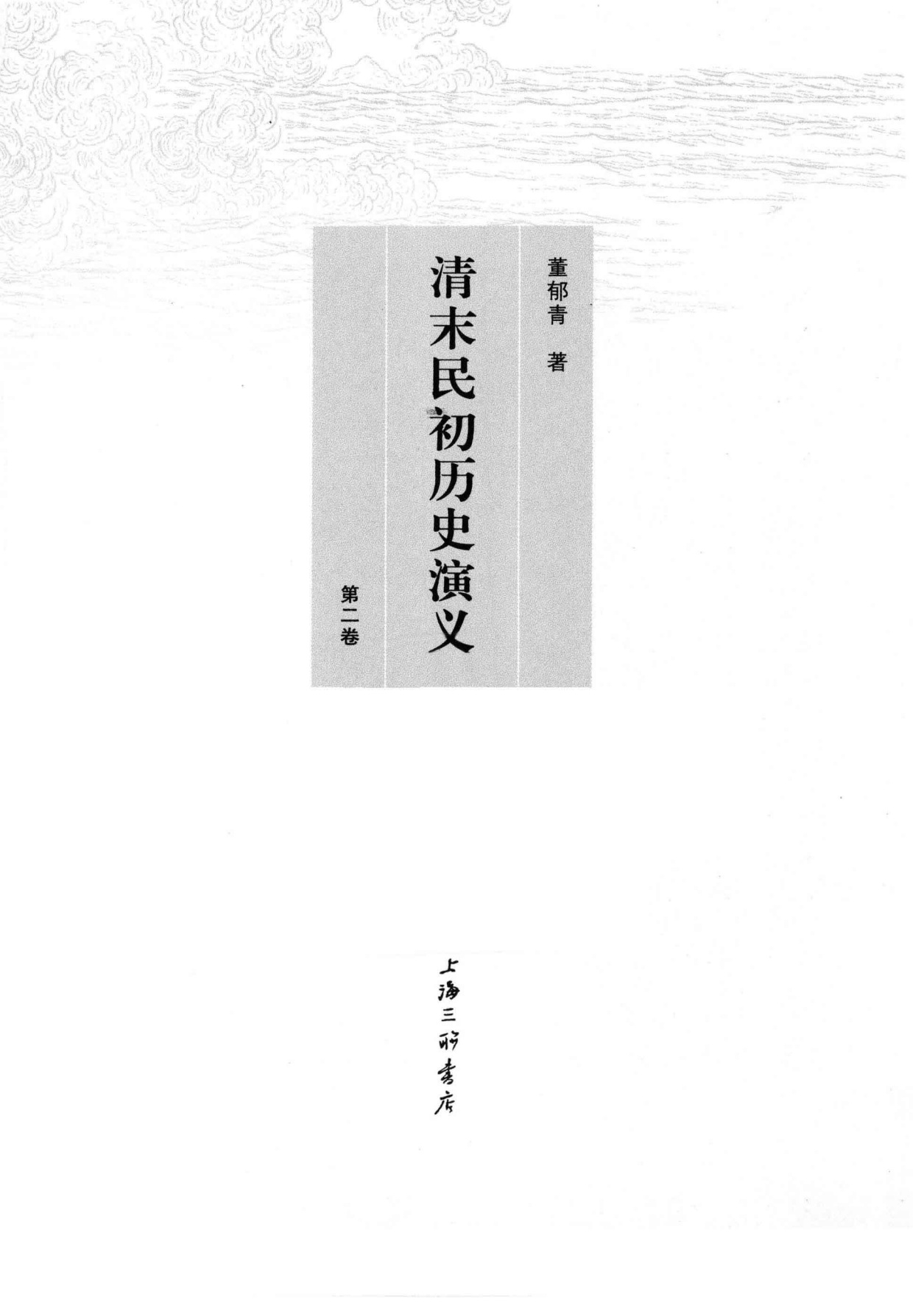


董郁青 著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

第二卷

上海三联书店



董郁青 著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

第二卷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 / 董郁青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7

ISBN 978-7-5426-4274-5

I. ①清… II. ①董…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6048 号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

著 者 / 董郁青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装帧设计 / 曲晓华

监 制 / 研 发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20mm × 1000mm 1/16

字 数 / 1928 千字

印 张 / 123

ISBN 978-7-5426-4274-5

I · 731 / 定价: 298.00 元 (全五册)

目 录

第三十一回	拷俊仆谢大福见机	闻警报项子城逃难	1
第三十二回	冒雪登车门开闹市	披蓑垂钓计骗旗员	16
第三十三回	六月披裘中丞受贿	三军演戏贝勒登场	31
第三十四回	脱网罗投亲谈旧事	存赃款定计骗多金	47
第三十五回	大英雄无意遇良朋	小豪杰有心襄革命	63
第三十六回	小书房聚谈思烈士	如意馆装病试奇谋	79
第三十七回	破机关群英同落网	奉懿旨绝处喜逢生	96
第三十八回	茅店赌钱贝勒遭毒打	皇陵照相太后发慈威.....	113
第三十九回	捐革职甘送八万金	图报仇强买十方地	131
第四十回	吞赈款造谋倾淮北	羞败诉避地走河南	149
第四十一回	五福楼瑞方得宝	四照堂耳顺荐贤	168
第四十二回	结奥援佳公子认父	怀闷气老中堂捐生	189
第四十三回	避内用黑夜出都门	访案情白天逢巨寇	207
第四十四回	错中错观察审钦差	强里强大盗做统领	226
第四十五回	招降绿林若奉骄子	妄加白眼深种祸根	253

第四十六回	走内情钱神收效果 降协统革命伏萌芽	272
第四十七回	女仆托情尚书毙命 优伶牵线侍郎出头	294
第四十八回	恶家庭购祸掷多金 狠官僚残民施毒计	314
第四十九回	钦差愠气星夜登程 统带索银江村驻马	334
第五十回	如夫人卧病汉口埠 大英雄起义武昌城	355

第三十一回

拷俊仆谢大福见机 闻警报项子城逃难

项子城回到屋中，究竟看见了什么，吓成这种样子？原来他那书案上，明晃晃插着一把钢刀，钢刀下面插着一张八行书。八行书上面，用朱笔写着两行大字，写得龙蛇飞舞，笔力很不弱。简简单单的两句话是：

你不助满奴杀二人，我亦不助满奴杀你。

朱墨淋漓，尚不曾干透，这分明是刺客留下的。项子城见了，怎能不怕？不过他是一位极有毅力的大人物，心中还能镇定得住。自己亲手将刀拔下来，放在一边，将那八行书折了四折，插入自己衣袋中，很沉着地对谢大福说道：“不要声张，也不必拿贼，以后多小心就是了。”大福此时已经吓得面色如土，听主人这样吩咐，只得答应着，一面走至屋门，喊了一声口令。各卫队头目立刻闻声而至，大福也不发表方才的事，只说了一句公事已毕，你们照旧值班，以后小心护卫，不许懈怠。众人齐应了一声。

此时项子城已到七姨太太屋中去了。大福也慢慢退出，回至自己屋中，不见白朗在屋里，心说这孩子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随喊了一声白云。白云是大福代他取的名儿。连喊了三声，哪里有他的影儿，大福暴躁起来，在屋里直骂。从前贴身伺候的小鹿儿，此时因见白云得宠，他心中怀着老大的嫉妒，轻易也不肯到大福屋中伺候一切。如今听主人连喊白云，他却藏在一边，不肯出来。后来听见大福直骂，这才掀帘子进来。大福一见，先迎面啐了一口，骂道：“懒断了筋的混账崽子，你钻到哪个窟窿去了，为什么喊着不来？”小鹿儿撇着嘴说道：“大爷喊

的是白云，小的怎么敢来！”大福不待他说完，扬起手来，打了一个大耳光子。又骂着：“喊白云，你就不许来吗？白云要死了呢，你也跟着他死去不成！”小鹿儿挨了打，哭也不敢哭说也不敢说，只垂着手儿侍立一旁。大福气哼哼地问道：“白云到哪里去了？你们不是灌黄汤，便是赌钱，等叫我碰上，一个个全活剥了你们的皮！”小鹿儿便乘间回道：“白云同着小喜逛私门子去了。他们说离府不远，去去就来，已经去了有一个时辰，大约回来也快了。”大福生平最恨人嫖妓，小鹿儿故意说这话，是有意恼他的气。果然，这火儿一点就着，他登时跳起来骂道：“这还了得，他们简直要造反呀！快把看门的马升、牛顺喊了来。”小鹿儿答应一声，连跳带蹦地跑出去。不大工夫，牛、马二人来到，给大福请过安，侍立在一旁。大福吩咐道：“你二人可知道离府左近，有一家暗门子？白云同小喜，现在那里，你二人快去把他们给我锁了来。如有旁人在那里逛，一并锁来，听我发落。”牛、马二人答应了两声噯，便退下来。暗中点手将小鹿儿招呼门外，埋怨道：“我的二爷，你放了野火，却叫我们去抓人，我们知道谁家私门子呀？这要走错了路，白挨一顿苦打，人家还要喊巡警抓人，虽说官面上不怕，到底这眼前亏，我们吃不起啊！二爷既知道他们去逛，详情在哪一条胡同，门牌多少号，路东路西，朝南朝北，你必然全知道。没旁的说，请你指一条明路吧。”小鹿儿只是嘻嘻地笑。马升急道：“我一个人的二爷，你别拿我们开心了。老头子的脾气，你不知道吗？多耽误了时刻，回来这顿皮鞭子，你挨得了啊！”小鹿儿笑道：“怪可怜的，我告诉你们吧，就是小喜一个人去了，白云并没有去，是我给他使坏。你们赶紧到花枝胡同，路南朝北，由西往东数第八个门，门框上贴着德寓两个字，就是那家。我也时常去的。你们请喜二爷回来，千万不要对他说是我告诉老头子的，只说老头子派你们各处寻觅，无意中撞到这里来，请他赶紧回来就是了。”二人答应一声，便依照他说的方向，寻到花枝胡同。

果然数到了第八个门，用灯笼一照，上面有“德寓”两个字。二人便伸手拍门，好似擂鼓一般。里面一个妇人，高声问道：“什么人这样敲门？深更半夜，吓唬人做什么！”牛顺低声道：“快开开，我们是项宅派来，寻喜二爷的。”妇人道：“什么喜二爷、福二爷的，我们这里没有！”马升道：“大嫂别打哈哈，我们寻他有要紧事，官保立等他回宅開箱子拿衣服呢，耽误了工夫，他回去要挨说的。快开

开吧，我们两位等得不耐烦了。”马升这一诈，果然将门诈开。二人抢步进来，举灯一照，见开门的是一个四十上下岁的妇人，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穿着蓝章缎吊面的狐皮袄，描眉画鬓，卖弄风流，看神气便知道不是好货。便随手将门关好，问二人贵姓。牛、马通了姓氏，随着她进去。

这院子曲曲弯弯的很深，一直到后院南上房三间，一明两暗。妇人叫他二人在明间候一候，自己一个人先到西屋。不知讲些什么，听屋里一个少年喊道：“牛二哥，马二哥，你们屋里坐吧。”紧跟着，一个女仆将帘子打起来。二人进去一看，见这屋里收拾得十分华丽：四面墙俱是用花纸糊的，拿电灯一映，很是好看；条案上摆着四个瓷盆，盆内是迎春腊梅，开得正盛；当中一架西洋钟，金面整玻璃照，很是辉煌；案前八仙桌上，放着一座粉瓷小瓷瓶，里面插着几枝红梅花，摆着三份杯箸，一把带套的锡酒壶，几碟冷荤，如酥鱼、白鸡之类，看神气是要吃夜饭；靠着窗户是炕，可着炕的红洋绉帐子，已经高高吊起；炕上铺着俄国毛毯，两边还铺红缎子狼皮坐褥，当中却放着一份很漂亮的烟具，头号的胶州灯耀眼争光，雪白的象牙枪放在左边，右边是一支玳瑁枪。小喜正躺在炕上烧烟，他对面还躺着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衣服也很华丽。二人正对灯过瘾，见马升、牛顺进来，他们连身子都不欠一欠。小喜只略微地勾一勾头，将枣核大的一个烟泡装在斗上，呼啦呼啦地吸起来。直待吸完了，将烟枪轻轻放下，然后坐起，拿过茶壶来，嘴对嘴喝了一气，方才慢腾腾地问道：“你二位的耳朵真长，怎么就知道我在这里，谁告诉你们的？”马升陪着笑脸道：“并没有人说，是我们寻了几处寻不着，料想二爷必在这里。果不其然，这也算巧极了。”小喜又问道：“三更半夜，你们寻我做什么？”马升道：“我们谁敢搅二爷的高兴，是老头子叫寻的。”小喜道：“是上房的老头子，还是下房的老头子呢？”原来项宅的家人，管着项官保叫上房老头子，管着谢大福叫下房老头子，他们怕下房老头子，比怕上房老头子尤其厉害。因为大福待这些人很严，稍不如意，轻则臭骂一顿，重则没头没脸地抽一顿皮鞭子；不高兴立刻赶出宅去，就是项官保知道了，也不能说一个不字。在大几岁守规矩的，倒是很敬重他为人正派，唯有小福、小喜、小鹿这一班乳臭未退的毛孩子，心里却非常怨恨。小喜因为近来很得官保宠爱，他便恃宠而骄，连大福也有点看不起了。不过面子上不敢同他抗衡，其实心里将大福恨入骨髓。大福因见他

傲头傲脑的，也是一肚皮不自在，心说：你以为宫保宠你，我就奈何你不得？不要忙，我倒得叫你尝尝滋味。时常派他的差头。小喜却不肯碰硬钉子，可是他心里的火光，已经熊熊炎炎，遏抑不得了。今天也是活该闹事，到底也是项宫保的福大命大，所以才挤出这宗事来。

闲言少叙。却说马升听小喜问到这里，便郑重答道：“是下房老头子。”小喜从鼻子里冷笑了一声道：“下房老头子寻我做什么，我也不是伺候他的！你们俩回去，告他说寻不着，就完了。”牛顺央求道：“二爷万分委屈，也随我们回去一趟。要不然，他老人家不说是寻不见，却说我们躲懒不来寻，一顿臭骂原不要紧，那皮鞭子抽到脸上，着实难受。我这里给二爷请安了。”说着便深深请了一个大安。按情理说，人家既这样低声下气，他应当没得说了，哪知小喜这孩子，因为宫保爱他，他的脾气比宫保还大，又加晚间多喝了几盅酒，胆子益发壮起来。听牛顺这样央求他，不但不肯走，反倒破口大骂道：“你说什么？你怕姓谢的，二太爷不怕姓谢的。他有多大威风，敢来寻我！你回去对他说，叫他省一点事吧。梅香拜把子，反正都是奴才。他那奴才头上，也不曾加着钦命字样；我这奴才头上，也不曾刻着降级。你们俩一样也是奴才，犯不上帮着奴才来吓唬奴才，趁早儿离开我这里，好多着呢。若不然，可别怨我不讲面子，驱逐你们出门。”小喜是越说越有气，索性跳在地下，指手画脚地骂谢大福老浑蛋、老不死的，你的狗怕你，二爷不是你的狗，今天偏不回宅，倒看你把二太爷怎样了。牛、马二人被他僵到那里，不得下台。

正在此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打扮得很是娇娆。走进屋来，用手将小喜推到炕沿坐下，笑道：“有话好说，生气作什么，谁又惹着你了？”小喜随将方才的话，又对这女子学说了一遍。女子诧异道：“呦，怎么又钻出一个谢老头子来了？你方才不是对我说，宅里除去项老头子以外，就数着你大么？这么看起来，你上头还有上司啦！既然人家两位老远地来寻你，你回去就完了，何必叫人家作难呢？”本来小喜一肚子火，被这女子当面一揭，他的火更旺了，冲着那女子呸地啐了一口唾沫，骂道：“不要脸的娼妇，你往外赶我，安着什么心！你同小兴儿眉来眼去，打算我看不出来吗？你想借这题目，将我撵走，你好同小兴儿说几句体己话。你做梦呢！八人轿抬，也抬不了二太爷去。哼，好不要脸的

东西！”女子被他一骂，羞得直哭，大声道：“这是哪里来的晦气？劝你回去，原是好意，你吃的哪一门子隔壁醋！就是兴二爷也是跟你同来的，我并不认得他。人家规规矩矩，你瞎说些什么。”

原来炕上躺的那个少年，名叫兴儿，看神气也是当长班的。他听小喜同那女子拌嘴，自己也不好再躺着了，一骨碌爬起来，说道：“你们俩也不用吵了，我先走一步儿，明天再见吧。”小喜也不留。此时马升因为挨空心骂，自己越想越气，见小兴儿站起来要走，他便借题发挥，过去用手一拦，说你走不了。小兴儿诧异道：“岂有此理！你们是来寻他的，并不是来寻我的，凭什么拦着我不放走呢？”马升道：“我们谢大老爷有谕，说宅里的二爷们逛私门子，全是你们一起人引诱坏的，叫把这家里所有的逛客，一概带到宅中，听候发落。你如何走得了？”小兴儿道：“你胡说！我逛私门子，与你家谢大爷什么相干？他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提督衙门的兵，管得着这些事吗？！”说罢仍要往前行走，又被牛顺一把揪住，说：“你要知趣的，好好随着我们走，要不然，先把你捆上，抬也把你抬回宅去。”小兴儿急了，向小喜儿嚷道：“你们宅里的人，为何这样不讲理！惹不起官儿惹皂隶，你难道瞧着不管吗？”小喜儿忙向牛、马二人道：“你们别胡闹，揪人家做什么？”此时马升可不客气了，厉声说道：“你这人太不识抬举，我们说多少好话，请你回宅销差，你是连卷带骂。横竖我们俩的差使也干不下去了，与其空手回去挨一顿皮鞭子，赶出府门，倒不如带你两个回去，老头子随便怎样发落。无论如何，官保万不至枪毙我们，至不济闹一个斥革，我们总算公事公办。这两头儿的气，我们是受不了的！”又向牛顺道：“牛二哥，你想我这话是不是？咱们别敷衍啦。”牛顺本来也一肚子气，因见马升敷衍他们，自己不便单独作恶，如今见马升翻了脸，他也乐得出一出气。便厉声答道：“本来早就应当这样办！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叫面子，我们把他俩带回去，叫他到老头子跟前讨面子吧。”说着便一把揪住小喜，说咱们走吧，不用在这里磨烦。马升也揪住小兴儿，一直拉出门外。二人到此时，知道再挣扎也没便宜，只得随着出来。小喜儿道：“难道就这样拉拉扯扯地回宅去吗？你二位方便方便，咱们雇四部人力车，一同回去，也可以快一点不好吗？”牛顺说可以，立时喊了四部车子，头一辆坐的是马升，后一辆坐的是牛顺，当中却是兴、喜二人，好像押囚犯似的，一直押回项宅。

下车给了钱，一齐进来。门上见他们回来了，向牛、马二人道：“老头子急得直发疯，在花园坐了堂了。你们快去吧，再晚一刻，要派卫队去抓人呢！”马升向小喜冷笑道：“如何？”此时小喜也有点胆怯了。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只得连挪带蹭地到花园去。只见花园的过厅电灯辉煌，里里外外，站着不少人。小鹿儿眼快，见他们回来了，忙迎上去，拉了小喜的手，低低叫了一声二哥，你今天受委屈了。小喜也低声问道：“三弟，今天老头子为什么生这大气？”小鹿儿道：“全是小白惹的。他不知哪里去了，老头子查点家人，单短了他同二哥，便一迭连声地说二哥带他逛去了，要把你二人抓来。你上去要说没见着，他的火儿更大了，你顶好说一同出门，他到前门外去逛，约我我没敢去，恐怕宅里有事。好在他也没在这里，死无对证，老头子自然不会朝你发气了。”小喜说多谢指教。来至过厅外，牛、马二人先上去回，说“白云不曾看见，现只将小喜带到，还另外抓来一个叫小兴儿的。”大福瞪眼骂道：“去了这半天，只拿得一个来，没用的东西！先将小喜给我带上来。”下面便喊道：“带小喜！”小喜战战兢兢地进来，朝上跪下。大幅拍桌子问道：“混账崽子，你跑到哪里去了？”小喜道：“只在一个朋友家里坐一坐，并没敢出城去。”大福道：“哼，好体面朋友。你再说朋友，我把你嘴打烂了！”小喜儿低着头，一句也不敢响了。大福又问他：“白云到哪里去了？”小喜却照着小鹿儿的话，回了一遍。大福果然不往下问了，只喝道：“你们不告假，私自出去胡逛，这还了得！来来，给我跪在那一边。现时已经一点钟了，过了三点，才准你起来。这是便宜你，要不然，先用皮鞭子抽你一个饱。”小喜只得委委屈屈的，自己走到那一边跪下。

大福又叫带小兴儿上来。众人把小兴儿拥至厅中，小兴儿却立而不跪。大福详细看了他一回，仿佛在哪里见过，只一时想不起来，便喝道：“你是哪里的野孩子，敢大胆带着宅里的人逛私门子？今天犯在谢大爷手里，不死也活剥你一层皮！”小兴儿道：“谢大爷，你宅里人逛私门子，与我什么相干？你又不是地方官，怎么私立公堂问起案来！”大福被这一顶，立时气了，冷笑道：“我岂但私立公堂，今天还要用刑拷你呢？来来来，先把按翻了，抽二十嘴巴，打完回来再问。”马升答应了一声，便要动手。小兴儿急了，嚷道：“谢大爷，你不看僧面看佛面，饶了我吧！谁不知我主人是庄中堂，你打了我的嘴，便是打了中堂的脸。中堂同这宅里是亲戚，你难道连这一点面子不给留吗？”大福一听，蓦地想起来，他是庄

之山的贴身小厮。按说饶了他也就完了，偏偏大福是执拗性成，一听这话，气更大了。骂道：“你拿大帽子来压我，以为我就不敢打你了。我打完了你，还拉着你去见中堂呢。你要晓得我家官保的势力，在你家中堂以上，你就是把中堂亲自烦了来，我也不怕的！”大福提出官保两字，小兴儿忽然心血一潮，不觉脱口说道：“你呀，不要吹了，你家官保眼看着连脑袋都保不住了，看你狐假虎威的，还能逞几天强！”谢大福一听这话，想起方才休息室的事来，心说小兴儿多半许知底，我倒不可得罪了他。想到这里，不觉哈哈一阵狂笑，自己跑下位来，拉了小兴儿的手，又将马升一脚踹开，还骂着：“糊涂东西，你怎么认真打起来了？我这是同兴二爷打哈哈，闹着玩呢。他是庄中堂驾前第一红人，我长了三只手也不敢打他啊！”又朝着小兴儿笑道：“兄弟，你不要生气，愚兄同你凑个趣儿，你难道还怪我吗？”大家一看这神气，又是诧异，又是好笑。心说这老头子多半是疯了，方才恶眉瞪眼的，恨不把人吃了，一转脸又这样低声下气，小妇殷勤，开玩笑也没有这样开法啊！大家赌气全慢慢退开。大福却拉了兴儿的手，说咱哥儿两个到内室去谈谈吧。小兴儿此时，也闹得茫然不解，问大福道：“我一个人的谢大爷，你这是什么毛病？你要打自管打，你忽然同我这样套近，我倒害起怕来。不是旁的，你拉我到内室去，莫非是偷偷害死我吗？”大福笑道：“兄弟，你不用害怕，我绝不是害你，咱们找个地方谈谈心。”小兴儿道：“大爷，你要是讲交情面子，你放了我吧。我吃罢饭，烟瘾没过好，就被你们抓了来，我还瘾着呢！”大福道：“这是什么重要事，有好大烟给你吃。”说着便将他拉到自己屋中，喊一声“来呀！”小鹿儿高声答应，走进屋中。大福吩咐道：“你将陈师爷的烟具替我借了来，另外要一盒大土公膏。”小鹿儿应了一声去了，不大工夫，果然连烟具带烟，一齐拿了来，放在铁床上，将烟燃着。大福忙让兴儿躺下吃烟。小兴儿真瘾急了，毫不客气，一歪身子依在床上，拿起杆子来烧烟。大福坐在旁边陪他。小鹿儿乘此机会，回道：“请示大爷，外边跪的小喜儿，可否将他放起来？”大福尚未回答，兴儿忙插嘴说道：“真是把我瘾糊涂了。谢大爷，你既然这样高待我，却仍罚他在外面跪着，我心里如何能安？请你高抬贵手，饶了他吧。”大福笑道：“看老弟的面子，便宜这个猴崽子。”遂对小鹿儿说：“你去叫他起来吧，也不必到屋里来谢我，你们俱在外面伺候，不叫不要来。”小鹿儿答应去了。

这里大福陪着小兴儿，直吃了有两刻钟的烟，他的瘾才好。大福亲手倒茶给他喝，又捧出西洋点心来叫他吃。小兴儿慢慢吃，大福却用话引逗他，说：“这几天中堂忙得很吧？”小兴儿叹口气道：“谁说不是呢！自从两宫晏驾，这位摄政王爷大权独揽。他那脾气又是婆婆妈妈的，一件事不定要议多少回，也议不出一点头目来。他是一时一刻离了中堂也不成，中堂说的话，他又不肯听。就以今天这件大事说吧，他……”小兴儿说到这个“他”字，顿了半天，又咽回去了。大福忙追问道：“兄弟，你这叫怎么说话呢？小小的人，为何好说半语子话。不是老哥哥说你，这可不是好毛病啊！”小兴儿脸一红，又遮饰道：“老伯伯，你别这样称呼，我小小的年纪，可担不起。”大福道：“既然如此，我就叫你老贤侄吧。”小兴儿笑道：“这不完了。你老人家这大年纪，何必闹客气呢？”大福道：“你倒是说正经的啊！我可不能听半句话，他倒是怎么样呢？”小兴儿迟迟疑疑地说道：“这件事关系太大，我可不敢说，说错了怕要掉脑袋呢！”大福哈哈大笑道：“到底你们年轻人，一点见识也没有。如今的朝廷大事，连敲梆子打鼓儿的，全要议论一番。你至不济是中堂的亲随，常言说宰相门前七品官，你就是在天庭广众去说，也没有人敢拿你的短儿。何况在这屋里，出你之口，入我之耳，我这么大年纪，难道还拉老婆舌头不成？”小兴儿想了想，答道：“其实说也没什么，只是这里面还牵涉着宫保呢，我有点说不出口来。”大福道：“岂有此理！既牵涉宫保，你更应该说了，一者宫保同中堂是儿女姻亲，也算是你的半面主人，有什么事，你就应当报告才对；再者宫保的为人，慷慨大量，你说错了，也担不着不是，如果说对了，还要重重赏你呢！你何必这样吞吞吐吐的。”小兴儿本是小孩子，哪里禁得大福这样连蒙带骗，便低声说道：“我也不希望什么赏，只求老伯伯别对旁人说，免得传到中堂耳中，说我泄漏了他的机密，那时我的饭碗子可就保不牢了。”大福道：“你只管说吧，我决不能对旁人道及一字。”小兴儿轻轻咳嗽了一声，又喝了一口茶，润一润嗓子，然后低声道：“是昨天夜里二更以后了，忽然摄政王府打来电话，是中堂亲自接的。这一天正赶上我值日，因此随在中堂身边，听得很清楚。也不知那边说些什么，中堂却连声答应，说我这就前去。挂上耳机，便传伺候，却不叫套马车，只叫套了一辆破骡子车，又吩咐不许点大学士的灯笼，却点了翰林院的灯笼。在我以为必是到王府去了，哪知道他老人家上了车子，才吩咐进东华门。

后来进了内东华，有王爷派的人在那里迎候，叫一直拉进宫去，毋庸下车改乘肩舆。这真是从来未有的异数，所以我也随着进去了。后来将车子卸在内总管处，赶车的到下人屋里坐了，小太监却将我领进总管的休息室。此时已经换了张总管了，叫什么张得禄。这屋子收拾得像仙人洞一般，连坐褥靠垫全是白缎子绣花平金，十几盏电灯拼成的一个莲花瓣儿，射得我睁不开眼睛。桌子上那一块桌巾，听说是俄国定织的，值三千几百块钱呢！还有那……”大福到此时，已经听得不耐烦了，忙拦他道：“算了吧，谁叫你在这里开场呢？你倒是说正经的啊！”小兴儿也笑了，说：“你老人家不要着急，慢慢地就说到正经上去了。领我来的那个小太监，跟我很不错，还倒茶给我喝呢。我向他打听，说三更半夜的寻中堂做什么？他回说不知道。后来又对我说，是皇太后把王爷召进去，拿出两个纸条儿来交派王爷，叫赶紧办。王爷吓得变貌变色的，跪下叩头，说恐怕办不到。皇太后恼了，说你亲哥哥被人害死，你都不想给他报仇，要你这兄弟做什么！况且这是两宫遗诏，你如果不办，便是抗旨，我可以请家法处治你的。王爷听了，慌作一团，连连磕头，说臣这就下去办，但必须将庄之山叫进来，同他商量一个万全法子，不要打草惊蛇，反倒误了大事。太后气哼哼地说道也好，你就赶紧去同之山商量吧。王爷下来，立时用电话通知府中，叫府中再转请贵上。以后的事，我可就不知道了。”小兴儿说到这里，大福已经吓得面色如土，颤声请道：“你你！！你以后又听见什么消息，快快说！”小兴儿道：“不大工夫，又进来一个小太监，直眉瞪眼地跑进来。因为屋子大，也没有看见我，冒冒失失地对那个小太监道：‘老三，你猜太后要杀谁？敢情是要杀老项。’那个小太监朝他摆摆手儿，他方才看见我，不觉大惊失色，忙问这是谁，你为何把他带到这屋来呢？那个叫老三的回说：‘老七，你不要害怕，这是庄中堂的贴身亲随。’老七忙过来同我拉手，低声嘱咐我道：‘方才的话，你千万记住，在外边不要提起。这事关系得太重了，倘或事先走了风声，不但你的脑袋长不住，连中堂也担不起这个处分。方才王爷有谕，如果内扇的人私传消息，查出来活活打死！这屋里只有你我三人，千斤担子，可全在你身上了。我说：‘二位自请万安，刀搁在脖子上，我也决不说一个字！’如今老伯伯这样追问，我实在藏不住。你老人家千万可不要再对旁人说了。”大福听罢，又是害怕，又是好笑，只得顺口敷衍他，说：“我决不对旁人说，你自管放心，你还是吃大烟

吧。今天晚了，就住在这里，明天早晨，我套车送你回宅。”说罢立起身来，到外边小解，偷偷地将小喜叫了来，嘱咐他将兴儿绊住了，不许他走，也不许他睡，我有紧要事，即刻就回来。说罢一直奔项官保的休息室。

护卫见是谢大爷，忙开门将电灯捻起。大福先查一查暗号，知道宫保住在第七房姨太太屋中，连忙将电话移过去。不大工夫，项子城亲自接谈，问是什么人？大福回道：“是谢大福，有紧要事，必须即刻面禀官保，务必请官保速来休息室，迟了恐怕有误大事。”子城回说就去，他心里却怔忡不定，因为方才有寄柬留刀的事，更不敢冒昧前往。却派一名丫鬟，名叫小倩的，到休息室看一看，如果只有谢大福一人，你便将他带到我这屋来。小倩提着红纱灯，一直向休息室来。护卫见是内眷，全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小倩推门进来，见大福正在屋中抓耳挠腮，看神气像很着急的。一见小倩提灯进来，以为必是宫保到了，忙垂手侍立，却不见宫保的影儿，忙问小倩道：“宫保还没到吗？”小倩道：“宫保已经起来，传话派我来叫大爷。大爷快随我到七姨太太房中，有话到那里去讲吧。”大福从来未到过姨太太屋中，听了这话，迟迟疑疑，不愿前往。小倩催道：“快走吧，宫保嘱咐不叫耽误工夫呢。”大福无法，只得随着她，走到七姨太太门外，立住脚。小倩先进去回话，宫保说叫他进来，小倩掀起皮帘子，大福走进。这屋中的暖气，将他逼得喘不上气来。

原来项子城最怕寒冷，他冬天住的屋子，不但有气管，而且四围墙上，全绷着狐皮，寻常人进来，便得出一身燥汗。大福进门，便觉头昏脑晕，再看宫保坐在软榻上，穿着短衣服皮袄皮裤。这是外间，七姨太太躲在里间，不曾出来。宫保问道：“三更半夜，又出了什么大问题了？”大福左右一看，并无他人，便低声将方才小兴儿的话回了一遍。自己又进言，说看这情形，只怕半天内便要发生变故，请宫保早打主意才好。项子城听了，略一沉吟，说你快把兴儿叫了来，我要当面问他。大福答应一声，匆匆出去，不大工夫，将兴儿带了来。宫保却和颜悦色地同他讲话。此时，兴儿已经吓得抖作一团。项子城笑道：“难得你肯报信给我，足见你这小小的人，心眼很好。我不但不难为你，还将你收到我的宅中，派一名管事，总比在中堂宅中挣的钱多。你要知道，如今既泄露了机密，住宅你是去不得了，回去必有危险。你就死心塌地伺候我吧，我必能格外抬举你。”小兴

儿忙跪下磕头，谢了宫保。子城又问道：“你看中堂的神气，是发愁呢，还是欢喜呢？”小兴儿道：“中堂自昨夜回来，愁锁眉尖，连饭全不曾吃。也不知要起什么稿儿，提起笔来，又放下，放下又提起来，写两句，又揣在怀里，恐怕旁人看见。今天夜里，又到宫中去了。以后的事，小的实在不知道，也不敢妄回。”项子城道：“我带你到天津去，你可愿意吗？”小兴儿道：“小的愿意。只是在庄宅的衣服东西，可拿不出了。”子城笑道：“这是小事。你的衣裳东西，值多少钱？”小兴儿道：“不过值四五百块。”子城向大福道：“你带他到账房，支一千块钱给他便了。”小兴儿又磕头谢了。子城又嘱咐大福，快给东车站打一电话，问他早起第一趟车准在什么时候开行？大福领兴儿去了。少时又回来，说车站回话，准在夜间五点二刻开行。

此时，却见项宫保已经换了装束：灰布皮袄，青布皮马褂，黑羊皮帽子将脸捂上，大墨镜罩着眼睛，不但看不出面目，打扮却很像一个生意人。传谕叫殷洪胜同小兴儿随同前往。那殷洪胜便是卫队头目，外号叫殷大个子，精通武艺，臂力过人，五七十壮汉，不是他一人对手，向来宫保出门，全是他随驾护卫。并且其人心地热诚，只知有宫保，不知有他人，若遇着危险，便叫他替宫保去死，他也乐意。因此，项子城待他十分优厚，每月二百元薪水不算，还另外给他置买田产，又将伺候大姨太太的丫鬟阿梅赏给他做媳妇，所以殷洪胜更死心塌地报效宫保。此番宫保突然遇着了这种险难，除去避地之外，更无他法，只得将他长子可敬叫至跟前，嘱咐：“不要声张。倘有意外，打电报到天津中州会馆，另外再拍一电，至德国领事馆。如能通电话，也可与我天津宅中通一电话。家中人口，到了缓急之时，可到江米巷德国使馆避一避风头。”又嘱咐谢大福，好好照料家庭。便催殷洪胜也换了装束，扮作商铺伙友模样，腰中带了盒子炮，同锋利的匕首。又叫小兴儿换了粗布衣裳，扮作学徒模样。然后，自己披上风衣，殷洪胜只提了一个小皮包。马车已经套好，三人匆匆上车，直奔车站。及至来到站上，才交四点三刻。项子城带着殷洪胜，直上了三等车，小兴儿却去打好了票，然后赶至车上。三人拣了一个背静座位，小兴儿铺好了毡条，就请子城躺在上面，假装有病，脸朝着里。小兴儿坐在他旁边，殷洪胜却侍立不动。不大工夫，车便开了，开至廊坊落堡。

沿路之上，全有军队稽查。见子城面朝里躺着，不免要问。幸亏小兴儿随机

应变，说这是我们掌柜的，因为他病了，我们将他送回天津老家，军队也就不往下问了。偏偏来至杨村，这个稽查军官是一名营长，姓李名叫培基，是项子城在小站练兵时亲手提拔的人。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在随营学堂毕业，项官保因看他为人机警勤劳，便拔他做了连长。后来段吉祥也看他不错，又提升营长，派在杨村驻扎。每日起床很早，凡过往火车，他必要自己检查，从不假手他人。活该凑巧，这一回查至三等车中，见一名彪形大汉挺然侍立，遮着一个睡卧的人，旁边又坐着一个年轻学徒。他见了便有些疑惑，仔细看那大汉，又仿佛有些面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只得问道：“你们是到哪里去的？”殷洪胜道：“我们到天津去。”李培基又问道：“那躺着的是你什么人？”殷洪胜道：“是我们铺子掌柜的，因为害病，送他回家，所以不能起来。”李培基道：“他自己不能起，你搀他起来，我要当面看一看的。”殷洪胜道：“他是一个有病的人，好容易睡着，再叫他起来，就要半天不舒服，请老总行一个方便吧。”李培基听大汉管他叫老总，心中不痛快，因为他身为营长，差不多全以大人呼之，这老总二字，乃是当兵的普通名称。他听了，心说好大口气的买卖人啊！我非看一看病人不可。便沉下脸来，对大汉道：“我们这是公事，不懂得什么叫方便。你快把人扶起来，不用废话！”殷洪胜的火气，已经提高有三千丈，有意要发作，心说使不得，这次同官保出来，关系很大，倘然走漏了风声，哪还了得！况且这李培基，我又认得他，他也是官保的人，彼此一照面，他倘然喊叫出来，更有许多不便了。想到这里，只得和颜悦色，再用好话央求。小兴儿也帮着他说话。谁知李培基更动了疑心，非看一看决不肯下车。殷洪胜急了，冷笑道：“李营长，你怎的这样不识趣！我告诉你，我们这病人形容可怕，你倘然见了，要将你吓矮了半截，到那时，你可不要埋怨我不关照你。”李培基听他呼出姓来，益发觉着这事有点蹊跷，索性更不客气，非看不可，并且说：“你们形迹可疑，不用拿话来威吓我！”殷洪胜见此情形，知道这一关是决躲不过了，便轻轻拉子城衣裳，低声说道：“请掌柜的抬一抬头，这位老总一定要看看你呢。”方才他们说的话，项子城全听个清清楚楚，知道李培基办事认真，不同他打照面，他决不肯走，便侧身坐起来，一转脸，用手将墨镜往上推，紧跟着又摇一摇头。李培基同他一对眼光，早吓了一个寒噤，才要请安，腿刚蹲下去，项官保却冲着他摇头，他连忙又立起来。在这一蹲一立之间，他忽然生出急智，对